

最好的爱

都写在

童话里

简白
著

普二丁 方悄悄 李荷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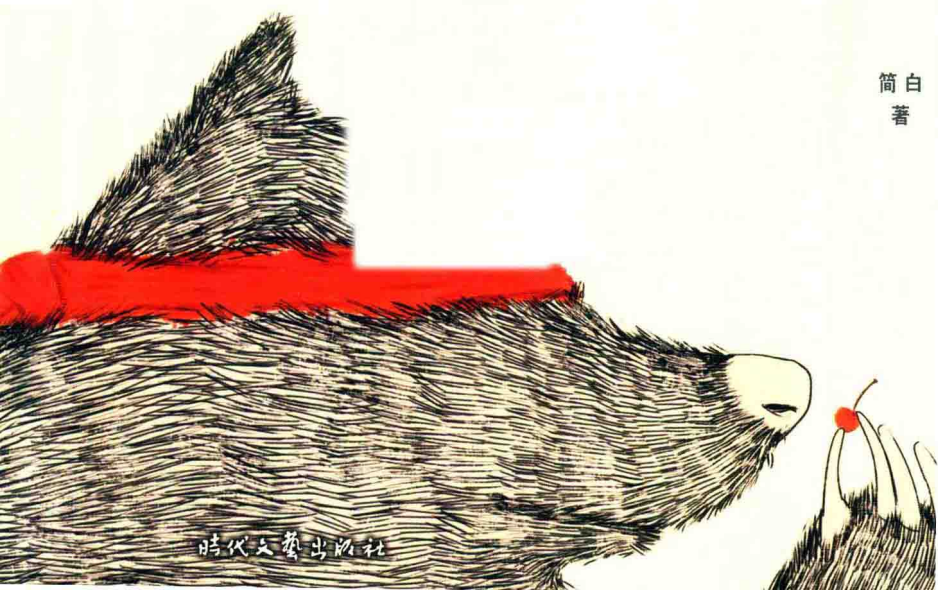
联袂诚挚推荐

Best
Love

写给大人看的童话故事集

打败现实的沧桑，驱走心底的凄凉

Write all the best love in fairy tales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最好的爱
都写在
童话里

简白
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好的爱都写在童话里 / 简白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387-5273-1

I. ①最… II. ①简… III. ①情感—通俗读物 IV. ①B842.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74645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出版监制 刘峰
策划 吕中师
责任编辑 方伟
助理编辑 佟冰融
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排版制作 上海品亮文化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最好的爱都写在童话里

简白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weibo.com /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880mm × 1230mm 1 / 32 字数 / 164千字 印张 / 9

版次 /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/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6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- 001_ 米先生与米太太
- 015_ 灰鸟先生的爱情
- 026_ 冰箱物语
- 034_ 配角
- 042_ 第366首情诗
- 050_ 爱比你知道的多
- 065_ 被嫌弃的蛋糕
- 082_ 邮递员之死
- 099_ 猫
- 111_ 预知死亡

- 128_ 好在还能看见你
- 138_ 木偶麦克
- 156_ 在垃圾场
- 173_ 黑熊 bingo
- 196_ 我的男友不是人
- 219_ 漂亮的丑小鸭
- 233_ 变成泡沫的王子
- 242_ 贝吉熊小姐
- 256_ 杀兽
- 261_ 与一只不爱的龟过一生

我问神明,从前那段洁白的时光
是否已经一去不返
神明说,不,它只是被遗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
在森林深处,大海中央
在厚厚的松针下,皑皑的雪山中
如果你想将它找回,请你扬帆起航
不要畏惧前路遥远,不要畏惧旅途艰险

米先生与米太太

我住在一套上了年纪的老房子里，它坐落在小溪边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房子里既不太热，也不太凉。我对这套房子大体满意，除了客厅中央那台欧式雕花的旧钢琴，倒不是因为它难看，事实上它很美，格调和房里的一切都那么契合，只是它常常自己发出声音。有时候是乐章的某一小节，有时候是几个混乱的音符，我请修琴师看过好多次，却检查不出任何毛病。

“钢琴是不会无缘无故发出声响的，除非有人在弹奏它！”修琴师傅告诉我。

我将信将疑，留心起来，果然在房子里发现了许多可疑的

痕迹：琴凳上忽然闪过的黑影，一些踪迹不明的污渍与脚印……

我不清楚弹琴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，但好奇促使我下定决心逮住他。

一天夜里，琴声再次传来，我蹑手蹑脚起了身。

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来到客厅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琴凳上坐着的并不是什么人，而是一只上了年纪的雌性家鼠，她看起来比这座房子还要老，只见脸上皱纹纵横，弹出的调子，磕磕巴巴，每弹一个音符都要想很久。

与普通家鼠不同的是，她并不怕我。

“嗨，”我同她打了一个招呼，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演奏！”她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我并不精通钢琴，但我仍旧听得出，这只雌性家鼠弹得再怎么动人，甚至称不上是一首乐曲。

我正要打断她，顶盖上的雄鼠投来恳求的目光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的爱意，不难猜到弹琴的那位是他的爱人。

“好心的姑娘，请不要指责，让她多弹一会儿，我们很快就会离开。”雄鼠望着我。

我有些不明所以，但心肠仍旧软下来，没有再说什么，静静地站在一旁。钟声敲响十二下，两人搀扶着同我告别。第二

天，又如约出现。接下来是第三天，第四天……每天都如此。

我渐渐知道了他们的称呼——米先生和米太太。

极偶尔的时候，米太太手下能冒出一些名乐章的片段，比如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》，比如《平均律》。这让我怀疑她的钢琴水平并没有展现出来的那样糟糕。

“她原本是个钢琴家！”米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米先生耸耸肩，大概不想重拾回忆，我也没有再问。

夜半的“演奏”依旧每天准时响起，准时结束。

我会在桌上放置一些食物招待他们，有时候陪他们听上一段钢琴曲。

我几乎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一到夜幕降临，就坐在沙发上等待，直到有一天，钟声敲了十二下，他们仍然没有出现。然后是第二天，第三天。我四处寻找，最后在房子的阁楼上发现了他们的住处，他们静静地相拥躺在一起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对于老鼠而言，这已经是一个可以长眠的年纪了。

米先生的床头摆着一本日记，是摊开的，扉页上写：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好心的姑娘。

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。

在老鼠的世界里，一切都不一样，生存是一件首要考虑的

事。一个钢琴家的收入抵不过一个窃者，我太太是一个钢琴家，而我是一个窃者。

在还没有同她结婚之前，我就疯狂地喜欢着她了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你就想时时刻刻看见她，想要走进她的世界了解她。

我总是假装不经意地出现在她常出现的地方，期待一场看似自然的偶遇，我驻足在她家楼下，长时间地凝听那些从她手指间传出的美丽音符。她的容貌和才华，她的品位和姿态，无不令我着迷。我甚至想，这世上大概再没有这么聪明这么可爱的老鼠了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决定不再犹豫，从人类的住所里偷了一小块儿饼干作为礼物，鼓起勇气敲开了她的房门。

“嗨！”我和她打招呼，“我可以进去吗？”

她做了一个请便的手势。

我小心翼翼走进来，环顾四周，惊讶地发现她的住所没有想象中漂亮，事实上还有一点儿寒酸。厨房的柜子里空空如也，什么食物也没有。

“我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我，我想和你做朋友！”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
她微微一笑，目光落到了我手里的饼干上。尽管她极力克制着，但我还是看出了她的渴望。

我将饼干递给她：“送，送你的礼物！”

她当着我的面吃了起来。吃完后，眨巴着眼睛，抬头看我：“对不起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饭了……如果你还想和我做朋友的话。”

我这才意识到，她的职业并不能够给她体面的生活，在老鼠的世界里，钢琴家不如窃者。

“可我还是想和你做朋友！”

我没有打退堂鼓，相反，身陷爱情，贫穷更像是一种考验，难看的吃相和嘴角残留的饼干屑都是可爱动人的。我甚至觉得她的状况激起了我的保护欲，像她这样的姑娘，怎么可以忍饥挨饿，过这种生活？某种程度上说，我比之前更着迷于她。

交谈了一会儿，我看出，她对我也是有好感的。为免显得没有节制，我恋恋不舍地起身告退了。

在那之后，我常常带东西来给她吃，有时是一点儿面包，有时是一小串葡萄。

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，什么都谈，从人生理想到细碎的家常琐事。

两个月后，我向她求婚了。

“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我单膝跪地。

“愿意！”她没有一点儿犹豫。

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同想象中的一样，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。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相互偎依着驱走冬天的寒冷。

她的每一首新作品，我都是第一个凝听者，我过往人生中的种种，全都说与她听。哪怕沉默也十分美妙，我们握着对方的手，感受彼此的呼吸和心跳。

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我变得比从前更加忙碌了。我不再是个只要自己能够果腹就万事大吉的单身汉，我还得为我的太太提供衣食。

一开始我不以为意，可渐渐地，我感到疲惫。

有时候，你想给她整个世界，但真正做起来才知道有多难。

我失去了大多数的假期，失去了拜访朋友的机会，失去了从前身为单身汉拥有的轻松快乐的时光。

可即便这样，我还常常只能拿到劣等的食物，有时甚至不得不饿着肚子，而我的太太对此却很少关心，她总喜欢拿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问我。

“你看，亲爱的米先生，这首曲子的主旋律配上这个伴奏是不是有点儿喧宾夺主？”

又或者：

“我弄来了一些好书，你快过来看！”

哪怕我板着脸告诉她我没有弄到食物，她也会带着笑容说那有什么关系，饥饿能让我们的头脑更加明晰。

我想一定是我把她照顾得太好了，才让她的生活离生活那么遥远。这时候我就会生气，甚至希望自己是另一只老鼠，那只老鼠的太太没有那样聪明，那样有趣，可她是生活的好手。

我太累了，大多数时候一回到家就呼呼大睡，对那些和生存无关的事情表现得漠然。有一天，她怯怯地问我：“米先生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”？

我不知该怎么回答，却对这个问题本身感到恼怒。

爱是什么？爱是一味地付出吗？为什么她不能像别的老鼠那样做一名窃者？

我甚至怀疑她根本不懂得爱，她当初同意与我结婚就是为了能够衣食无忧。

我想我大概是说了很伤人的话，她沉默了很久。

“你不快乐是因为这些？”

“是的！”我回答。

她默默地转身离去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。

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，我在家等了许久，午夜钟声响起，

她才出现在路口，双手冻得通红，捧着一块儿小得可怜的饼干。

“你去干什么了？”

“这不重要！重要的是，我给你弄来了好吃的！”

她把饼干塞进我的嘴里，讨好的样子让我有一些心酸。

“这不是我的本意！”

“不，你说得对，我应该为家庭分担一些事情！”

她认真地看着我，那个眼神让我在夜里久久不能入睡，我其实还挺怕她真的跑出去偷东西，她并不擅长做这个，说不定会被人捉住。

第二天，她出门的时候，我悄悄地在后面尾随着。

我没想到，饼干并不是她偷来的。

饭店和超市就在面前，可是她没有走进去，她来到琴行，爬上了一架钢琴，朝着几乎不存在的观众鞠了一躬。

我站在外面端详着这一切。

“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音乐，就请给我一点儿食物吧！”她在钢琴脚下放了一个小小的碟子，投入地演奏起来。

来往的老鼠们像看怪物似的看着她。

“瞧，那不是米太太吗？”有人认出了她。

我的整张脸涨得通红，生平第一次因为另一个人而感到颜

面无光。

整整两个小时，尽管她弹得非常卖力，可只得到了一点儿肉沫。钟声敲响十二下，她捧着肉沫，搓了搓冻红的手往外走，脸上竟然还带着满意的笑容。

我喊住了她。

“这就是你挣钱的方式？这和乞讨有什么区别？如果你真的想替我分担，为什么不去做一名窃者？”

虽然尽力克制，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怒火。我对她的欣赏在那一刻几乎荡然无存，只觉得她笨拙、愚蠢、不切实际。

“我，我……”她说不出话来。

我一气之下把她拉到了饭店门口。

“这个世界上每一只老鼠都是这样生活的，所以，你也应当这样生活，你应当进去偷取你需要的食物，而不能仰赖别人。”我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。

“你不爱我了吗？”她疑惑地看着我。

我厌倦了她的问题，转身就走，她不再言语，只是沉默地跟着。

“走开！”我喝住她。

她停了一会儿，又跟上来，与我保持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。

我不知自己是怎么了，似乎铁了心地想要摆脱她：“不要

跟着我，回你从前住的地方去，我累了，我要一个人生活！”

她愣了片刻，眼泪在眸子里打转。

我不予理会，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。回到住处的时候，她果然没有跟来。

那天晚上我吃了一顿难得的饱饭，享受了片刻的宁静，我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直到夜里起风，我迷迷糊糊伸出手去，没有摸到暖和的米太太为止。床沿的另一头是冷的，我一下子醒过来。

婚姻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有时候你几乎确信自己不爱她了，确信这世上的每一个女人都比她好，可是当她真的离开你的时候，无尽的孤独又会汹涌而来，就好像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，变得空空荡荡。

我坐起来抽了一支烟。外面落雪了，我想起，她走的时候穿得并不十分暖和，我有点儿后悔，应该让她穿得暖和点儿再走，否则这漫长的夜晚该有多难捱！

我说服自己躺回床上继续睡觉，但是再也无法入眠。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各种各样惊险的场面，我怕她真的去偷东西，怕她不知道保护自己，怕她被坏人盯上，怕她被车辆撞伤，怕她冻着、饿着，怕她流落街头，最怕的是她会死掉，怕自己再也见不到她。

我终于明白过来整件事有多么愚蠢。

我冲出了房门。

“米太太，米太太！”我在街上喊叫着。

我先是去了从前她住的地方寻找，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又去了琴行，那些音符好像还在跳跃，可是琴凳上却没有她。

我不知她去了哪里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，我怀疑我已经失去她了，我开始哭泣，不顾路人奇怪的注视。我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直到路过饭店，看见了里面跳跃的身影——那是我的米太太。

她还活着，她正在费力地偷窃一个肉包子。

我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。

肉包子不是米太太爱吃的食物，她讨厌任何流着油水的东西，她只喜欢饼干和葡萄，肉包子是我喜欢吃的食物，她把它拖在肩上。我猜她是想要把它送给我，这让我更加懊悔此前粗暴的举动。

她是爱我的，正如我是爱她的一样，我擦了擦眼泪，朝她奔跑过去。

我实在太过高兴，竟然没有注意到脚下的捕鼠夹。

“米太太！”